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七十八

雍正七年二月

上諭四十五道

初二日奉

上諭陜省兵丁年來効力甚多朕深為軫念伊等出征之時若因已給行糧遂扣其坐糧則伊等妻子在家難以養贍嗣後出征之兵丁等於照例支給行糧外仍給與

坐糧銀米以為養贍家口之資俾免內顧之慮再陜西營伍甚屬緊要若兵丁有派出之處著總督岳鍾琪酌量名募充補另行按名給與錢糧

又奉

上諭據南澳總兵許良彬奏稱南澳為閩粵要區懸於海島田地無幾產米有限全賴隔海內地買運入澳接濟兵食前年歉收之時蒙皇上軫念民依發撥漕米交督臣高其倬設法運到澳海給借兵丁饔飧有賴惟是生

齒日繁樂歲米賤且費拮据一遇米貴實為艱難是以兩廣督臣孔毓珣於雍正四年題請於沿海緊要鎮營積貯穀石以備兵食臣所轄親標右營屬於廣東已經孔毓珣發銀一千二百兩買穀二千石以備借給兵丁之用惟左營屬於福建尚未舉行臣愚以為兩營兵丁均屬朝廷赤子自應一體籌畫臣請以皇上賞臣俸金及隨丁項下銀兩捐買穀二千石并建倉厫發交左營將備積貯循照兩廣督臣孔毓珣積穀分貯沿海各營

事例遇青黄不接之時借給兵丁其家口衆多者倍借約於秋成後散餉時令其照數買還槩免利息仍令將備經管提鎮盤查等語南澳遠隔海島自應預籌積貯接濟兵食今許良彬奏請捐俸買穀伊所有俸金原以供其食用何能辦理公事著動支閩省藩庫銀一千二百兩給與許良彬循照右營之例買貯穀石以備左營兵丁借給之用一切借給收還及經管盤查之處悉照右營之例行朕思右營屬於廣東左營屬於福建孔毓

珣為海疆計畫如此辦理不識高其倬亦曾聞之否乎抑高其倬之不做做辦理者或別有善策乎朕俱不得而知矣著諭令高其倬知之

初五日奉

上諭齊蘇勒練達老成深悉河工事務是以授嵇曾筠為副總河專管北河而令齊蘇勒兼理南北兩河之事今尹繼善新管河務朕意欲令尹繼善嵇曾筠分任南北兩河又思治河之道必合全河形勢通行籌畫方可疏

導安瀾若分令兩員管理恐有推諉掣肘之處著怡親王大學士等會同署蘇州巡撫王璣及九卿内本籍江南河南山東之人通曉河務者詳悉速議具奏

又奏

上諭巡察順天等三府給事中巴圖御史龔健颺以武清縣盜犯越獄具摺遣人馳驛奏聞驛馬甚有關係若非緊要之事豈可輕動且囚犯一二人越獄乃常有之事今巴圖龔健颺以地方細事擅動驛馬賫奏殊屬不合

觀此則巴圖龔健颺兩人甚為糊塗如何辦理巡察之事著將巴圖龔健颺撤回交部嚴察議奏巡察之任著另行派往

又

諭大學士等朕覽禮部具題頒賜朝鮮國王儀物本內開載賞賜銀一百兩又貂皮一百張折給銀一百五十兩朕思賞賜之例既已開載貂皮何以又折銀兩至於賞銀一百兩似亦應改用儀物以示朕優重藩王之意爾

等酌議具奏其餘鞍馬緞疋等物亦應將精良者賞給著禮部堂官於頒賜時驗看稽察其所賞正副使臣緞疋亦著於內庫取用

又奉

上諭何世璂老成謹慎端方廉潔署理直隸總督以來實心供職畿輔重地正資料理忽聞溘逝朕心深為憫惻應得卹典該部照例議奏外著加禮部尚書銜併於司庫內賞給銀一千兩為伊歸櫬之費其柩櫬起行之日

著省城官吏齊集奠送所過直隷地方文武官員親往
奠醊並遣人護送山東經過州縣亦著地方官照看到
家之日准其柩櫬入城治喪所請祖父封典著照特加
禮部尚書銜應得封典之例給與

初六日奉

上諭考官專司衡文之任必須學問明通者始能鑒别不
爽雍正三年曾將在京科目出身應充正副主考之員
通行考試分别等次記名於雍正四年掣籤命往各省

使典試事今已越三年從前考取人員其中陞遷外任及告假回籍者甚多即有在京者其所學或以日久荒疎而前此之未曾入選者今用數年之功文藝未必無所進益且陸續新到之員亦復不少著照雍正三年之例通行考試俟朕分別記名以備持衡之任有不願就試者亦聽其意

又奉

上諭齊蘇勒公忠體國品行端方操守潔清辦事明敏自

簡任河道總督殫心竭力奉職勤勞邇年以來黃水安瀾運道通順堤工堅固河帑核實功績懋著河務重大倚任方殷今聞溘逝深為軫惻應得卹典該部照例議奏外著加恩由拜他拉布勒哈番賞為三等阿達哈哈番照例承襲並賞給藩庫銀三千兩為伊歸櫬之資其柩櫬起程之日著同城文武官員齊集奠送歸途所過地方著官員等親往奠醊並撥兵護送歷來河道總督如靳輔齊蘇勒二人實能為國宣勞乂安百姓合於有

功民社祀典之例著尹繼善等就近相度地方為靳輔齊蘇勒合建祠宇令有司春秋祭祀以副朕優獎功勲之至意

初七日奉

上諭旗人犯軍流等罪者亦照漢人之例發遣此例題定於雍正四年八月朕特令寛其期限於雍正六年四月為始始令分發遵行蓋欲使衆人無不熟知之後而有仍然犯法者方照所定之例懲治近見旗下議奏事件

竟有援引現今所定之例以議從前所犯之案者甚屬錯誤著刑部詳查凡發遣之旗人若其犯罪之時在此例未曾通行之前而承問官員錯擬發遣者俱著奏聞將伊等放回仍照舊例歸結

初八日奉

上諭江南蘇松等處錢糧歷年積欠至一千六百餘萬兩之多朕已加恩將康熙五十年以前未完概行豁免其自五十一年以後應徵之項又復寬限分為十年至十

五年帶徵原冀民力寬紓易於輸納也乃數年以來仍不能依限全完因思此等逋賦其實欠在民者固多而為官員侵漁及吏胥土棍中飽者亦復不少若不確查詳核明白分晰則此事難以辦理今特差大臣會同巡撫藩司及清查虧空之御史總理其事又遴選大員專畀以分查各府之任再揀擇州縣分派各處務令徹底清釐不容絲毫朦混但念錢糧為數繁多而積弊歷年已久侵蝕之官吏人等甚衆其中情節亦有不同在官

者或因奏銷之時原有民欠而顧惜考成那移報完及徵收民欠之後隨手花費未曾還項遂揑稱尚欠在民或交代之際有已徵未解之項乘機隱匿而接任之員不及查明遂仍作民欠收受其在吏胥土棍者或舞弊作奸暗行偷盜或廣為包攬私入已囊又或鄉居窵遠之民難於入城託其代為納課而一時用去遂成逋欠此皆情事之所有者今既徹底清查則水落石出從前玩法隱揑之案勢必盡行敗露均有難逃之重罪然朕

心實不忍伊等之盡罹國典是以特降諭旨凡侵蝕錢糧之官吏人等准其自行出首有能據實自首毫無隱匿者從寛免其治罪其所欠錢糧仍照從前帶徵之限分年交納若官吏本身已故其妻子嫡屬等自必悉知情由亦令自首免罪一體寛限帶徵此朕法外之仁所以保全伊等之身家性命倘仍怙惡營私執迷罔悟不行自首或首而不實則天譴國法均難脫漏尚可倖免乎定將伊等照律科斷所有侵蝕之項於一年限内監

禁嚴追如逾限不完即依擬治罪著欽差大臣巡撫等刊布朕諭務令所屬官吏軍民人等及遠鄉僻壤共知之

又奉

上諭凡文武微員其過愆本不至革職因無級可降而議革者作何酌量仍留原任定以年限開復之處著吏兵二部詳悉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查郎阿等奏稱達賴喇嘛至裏塘地方伊父索諾木達爾札前來京師謝恩等語達賴喇嘛既激切感戴朕恩伊父前來奏謝著准其來京索諾木達爾扎係達賴喇嘛之父且已年老不比他使著行文總督岳鍾琪派辦事勤慎之員沿路護送加禮相待途中聽其緩行毋致勞苦

又奉

上諭凡文武官員赴任時朕必面加訓誨諄諄其頒

賜物件者原欲令其觸目警心凛遵朕諭不敢稍懈非但以示恩寵也從前屢降諭旨不令寫入奏章内外臣工咸共知悉凌如煥身為翰林在京年久豈有不知之理今於題報到任本内將所賜物件臚列開寫明係有意誇耀甚屬卑鄙凌如煥本係庸陋平常之人因其歷俸已深是以用為湖北學政今觀其行事知尚未改舊習嗣後當益加警惕黽勉辦理此本著發還另行照例具奏其本内年月寫巳酉字樣更屬不合著一併嚴飭

行

初九日奉

上諭廣西兵丁柔懦不堪由來已久皆因地方官員訓練廢弛之所致孔毓珣從前為廣西巡撫後復為總督皆有訓練約束之職其責亦不能辭今因進勦八達寨兵丁持久不克始將統領之鎮將等具疏糾衆於營伍亦屬無益且總兵官齊元輔並未親統兵弁前往此案已交與鄂爾泰查明具奏應將孔毓珣衆奏之處無庸議

俟鄂爾泰覆奏到日再定并行文鄂爾泰知之

十一日奉

上諭薊州城係新修微有頹壞之處及時修理甚屬易事若視為膜外任意遲延日久益隳必致繁費其城垣坍塌之處著該州即行修補該州知州係新任之員此事尚與伊無干嗣後該州遇有陞轉離任等事將城垣有無頹壞與接任官交代若交代不明即著落前任官修補將此旨傳諭伊等再傳諭內閣凡直省有新修城垣

皆照此例行

十二日奉

上諭凌行健頂冒凌和鸞監生得官一案據安徽學政李
鳳翥祭奏已降諭旨令該督嚴審究擬今浙江總督李
衛將凌行健遵旨自首緣由具題前來其題祭自首之
日月孰先孰後著范時繹李衛查明於審案內分別歸
結

又奉

上諭梧潯厰税贏餘銀兩從前已降旨交與巡撫金鉷為各官養廉之資今該撫奏稱此項銀兩已經委員起解來京著該部將該省何項錢糧作何抵兌之處定議具奏

十六日奉

上諭據陝西總督岳鍾琪奏稱雍正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有張掖縣老人朱衣錦從縣領出採買米價銀五十兩遺失在路適有後營兵丁劉子奮路過見有遺金不顧

私取待至次日給還原主並堅辭酬謝據該縣鄉鐸等公舉前來已經捐資獎勵因係細行不敢具題理合繕摺奏聞等語數年以來細民之不取遺金者屢見於京師河南山西等處朕心慰悅實冀遠近觀感興起風俗漸歸於淳厚今又有張掖兵丁劉子奮之事甘省遠在邊陲營兵能知廉讓甚屬可嘉除該督已捐賞獎勵外著再賞銀二十兩給與把總職銜若伊人材可用著岳鍾琪酌量拔補

十七日奉

上諭朕惟雲雨風雷之神代天司令俾百昌萬寳普含膏澤以錫福於烝民厥功並懋朕恭承

天眷恪修祀典為四海蒼黎仰祈嘉佑已經特建廟宇崇祀龍神風伯而雲師雷師尚闕專祠常攷虞書禋於六宗之文漢人以乾坤六子釋六宗震雷巽風均列禋祀而易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則風雷之發生萬物功實相等禮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周禮亦以五雲辨年歲

是雲與雨皆運行造化同昭

天貺者也前代及本朝

南郊大祀雲雨風雷俱列從壇之次式隆配享典禮亦既備

矣邇年以來雲物兆祥雷行應候茂育庶彙宣布陽和

庇國佑民之德靈應顯然今欲特建廟宇虔奉

雲師

雷師之神因時禱祀敬迓洪庥以展朕為民祈福之意其

考據禮儀相度營建之處著禮工二部詳議具奏

又奉

上諭楊紹以縣令之職朕特加超擢數年之間用至兩司乃伊一味因循苟且並不實心効力其在山東臬司任內時瞻顧徇情目睹塞楞額之背公營私並未奏聞一語及為直隸藩司仍然悠悠忽忽諸事廢弛以宣化府之應給軍糧而楊紹遲延不發縱容蠹役向該弁講求使費現今弊端敗露及朕面加詰問訓飭伊毫無畏懼之心且怨望之意形於顏色竟似藩司一官為伊分所

應得如負伊大忠大功朕未加酬奬者其不知感恩如此凡屬臣工不肯實心辦事因循瞻顧之頽風朕所深惡力加整頓楊紹仍蹈此習罔有悛心若不嚴加處分則此輩方以負恩曠職為得計此風何由禁革楊紹歷任之内所得養廉甚多著革職交與祖秉衡令其修理鎮江府城工倘再怠玩不實心効力定行從重治罪

十八日奉

上諭準噶爾一部落原係元朝之臣僕其始祖曰額森額

森之子托渾漸至大員因擾亂元之宗族離間蒙古恐獲重罪遂背負元朝之恩叛逆逃遁藏匿於西北邊遠之處元末又煽誘匪類結成黨與遂自稱準噶爾肆行刦擄迨至我朝有噶爾丹策妄阿拉布坦二人世濟其惡擾害生靈滅棄釋教造孽多端不可枚舉當我朝定鼎之初各處蒙古傾心歸順共輸誠悃請安納貢求為屬國安享太平樂利之福八十餘年惟準噶爾一部落遁居西北五千里之外擾亂離間衆蒙古肆行刦奪噶

爾丹身為喇嘛不守清規不遵佛教破戒還俗娶青海
鄂齊兒圖車臣汗之女為妻後又潛往青海地方賊害
伊妻之父鄂齊兒圖車臣汗擄其屬下人衆續因喀爾
喀七旗内彼此稍有嫌隙奏懇
聖祖仁皇帝為之和解因遣大臣同達賴喇嘛使者前往為
之和議噶爾丹遣人暗探消息遂以喀爾喀等卑視達
賴喇嘛使人為辭遣伊族内微末台吉多爾濟查布前
往將喀爾喀汗台吉等肆行陵辱喀爾喀汗等怒其狂

背無禮會衆將伊殺害噶爾丹遂稱殺害伊弟多爾濟查布與喀爾喀搆隙掩其不備發兵猝擊喀爾喀衆潰紛紛來投

聖祖仁皇帝深為軫念施恩育養遣使往噶爾丹處諭以兵為凶器令其與喀爾喀和好多方開導詎噶爾丹冥頑不靈借追襲喀爾喀之名入犯邊汎彼時即行勦滅復有何難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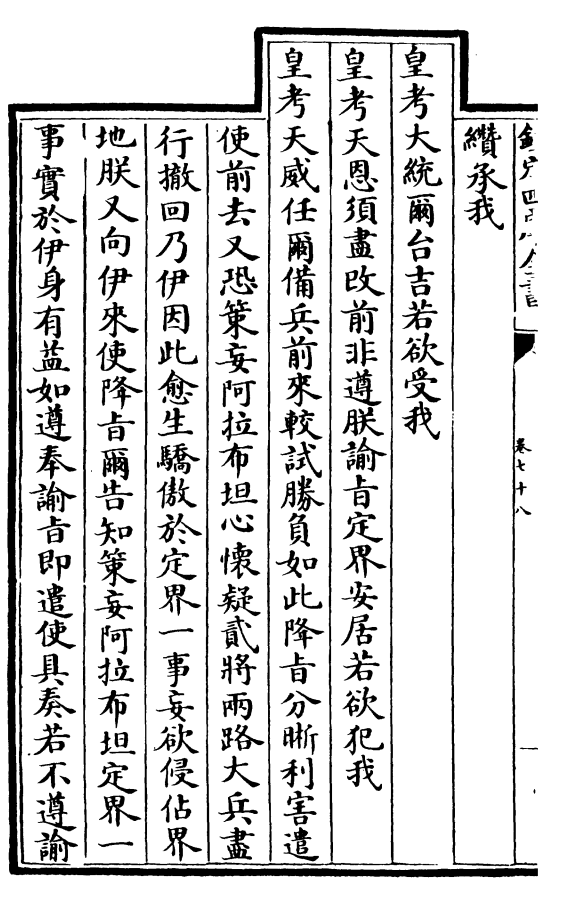
聖祖仁皇帝慈愛性成好生為德遣使前往責問噶爾丹惶

愧恐懼設誓撤兵乃並不歸伊住牧之所仍潛居克魯
倫圖拉地方暗行窺伺
聖祖仁皇帝復遣使降
旨諭以應回原住牧地方噶爾丹佯稱遵奉
諭旨仍乘隙潛掠沿邊蒙古之畜牧衆蒙古不獲安居我
皇考遂上告
天地親統大兵聲罪致討噶爾丹輒敢逆天與我西路大兵
接戰伊軍大敗妻子一併被擒噶爾丹窘迫自殺彼時

大兵即應直擣噶爾丹之巢穴收其部落我
聖祖仁皇帝恐天下後世之人有好尚干戈窮兵黷武之議
因而中止策妄阿拉布坦者噶爾丹之姪也與伊叔噶
爾丹不相和睦帶領七人潛逃至吐魯番地方居住
聖祖仁皇帝以策妄阿拉布坦向與伊叔不睦懼其誅害適
跡逃生加以
恩澤伊當感戴歸誠且
聖心仁慈不忍遣兵將噶爾丹餘剩部落悉行剿滅

恩加格外遣使賞給策妄阿拉布坦彼時策妄阿拉布坦力弱勢微甚為恭順其後離間伊之妻父圖爾古忒之阿玉氣汗與其子三濟扎布誘三濟扎布攜帶萬餘戶至伊住牧之處因而强佔入已從此遂不安分肆意妄行窺伺青海擾害生靈率領賊兵前進被哈密駐防輕兵擊敗遁回策妄阿拉布坦又假黃教為名潛兵入藏無故害伊妻弟拉藏汗毀壞寺廟殺害喇嘛搶掠供器是以特遣大臣前往詢問乃伊愍不畏死阻兵抗命使臣

率師甚少兵力單弱伊得以愈肆猖狂
聖祖仁皇帝仍賜包容
諭令邊外所設兩路大兵緩進屢次遣使前往示以
聖意謂策妄阿拉布坦果能悔過懇恩具奏其時另降諭旨
若仍怙惡不悛斷不可留然後將此部落人衆悉行剿
滅此我
聖祖仁皇帝之本意也朕紹登大寶策妄阿拉布坦雖遣使
求和朕知非伊本懷諭伊來使云爾歸告知爾台吉朕



纘承我
皇考大統爾台吉若欲受我
皇考天恩須盡改前非遵朕諭旨定界安居若欲犯我
皇考天威任爾備兵前來較試勝負如此降旨分晰利害遣
使前去又恐策妄阿拉布坦心懷疑貳將兩路大兵盡
行撤回乃伊因此愈生驕傲於定界一事妄欲侵佔界
地朕又向伊來使降旨爾告知策妄阿拉布坦定界一
事實於伊身有益如遵奉諭旨即遣使具奏若不遵諭

吉亦必遣使前來乃伊並不回奏此際策妄阿拉布坦身故伊之長子噶爾丹策凌遣使前來奏聞伊父身故之事稱伊父已經成佛又稱欲使衆生樂業黃教振興等語噶爾丹策凌不過邊遠部落一微末台吉耳使衆生樂業黃教振興豈伊應出之語耶況伊果欲求和應代伊父策妄阿拉布坦謝罪懇恩送回青海叛逆潛逃之羅卜藏丹津以贖前愆乃並不輸誠向化敢以如許妄誕之詞見之陳奏此特欲倣傚伊父之故轍耳聞噶

爾丹策凌甚屬凶暴且西藏阿爾布巴隆布鼐札爾鼐等濟惡同謀將實心為國効力之貝子康濟鼐殺害此等叛逆罪狀皆因準噶爾與伊處相近而逃去之羅卜藏丹津原係伊等姻戚彼此相依是以敢於悖逆迫其窘迫倉猝之時則必投奔準噶爾亦屬顯然因頗羅鼐奮勇直前截其去路阿爾布巴等未得前進即被擒獲準噶爾性好搶掠若留在衆蒙古遊牧地方將來必受其害今朕已將來使遣回若伊諸事俱遵旨陳奏臨時

朕另行裁奪降旨倘仍前推諉矜張肆恣負朕屢次遣
使開導指示之仁恩抗玩不恭將來噶爾丹策凌斷非
安分守法之人必至生事妄為況西北兩三路大兵盡
已撤回此際伊等如或生事則我朝如許安享太平之
喀爾喀等及辦理安插妥貼之青海西藏必至被其擾
害甚屬可慮且此事乃
聖祖皇考注意未完之事今仰賴
上天眷佑

聖祖皇考福澤國帑充裕官員兵弁同心奮勇願為國家効力實係可以舉行之會若遲疑不決定貽後悔夫用兵者國家不得已之事也窮兵黷武為聖帝明王之所深戒而以大加小以强凌弱又仁人君子之所恥而不為者況準噶爾彈丸之地又在極北之區得其土不足以耕耘得其民不足以驅使且人窮地瘠又無出產之物今何所利而用兵於遠邊乎即使滅此朝食亦不足以誇耀武功此皆朕所熟思而詳審者也但目今留此餘

孽不行剪除實為衆蒙古之巨害且恐為國家之隱憂今天時人事機緣輻輳時不可遲機不可緩天與不取古訓昭然且我
聖祖皇考為此籌畫多年未竟其事兹當可為之時朕不敢推諉亦不忍推諉此朕一人之見也用兵大事所關甚重不可輕率著諸王議政大臣九卿八旗大臣各抒已見公同詳確密議具奏
又奉

上諭高其佩受朕深恩屢加超擢用至大臣伊所犯重罪甚多朕因其尚可辦事是以屢經寛宥姑留都統之任乃伊竝不感戴朕恩痛自悛改將任内侵蝕贓私銀兩應行交納者分毫不完巧詐支吾希圖僥倖寛免無恥負恩抗違國法甚屬可惡著將高其佩革任拏問交與該旗勒限嚴追伊子高緐著解任回京俟高其佩將公項全完之日再降諭旨倘復遷延將高緐一併治罪以為貪婪不法者戒

十九日奉

上諭火器關係軍政甚為緊要鳥鎗硝黃不許民間藏匿向來例禁甚嚴乃外省奉行不力視為具文前有人在打箭鑪見西藏番民來鑪貿易者所帶鳥鎗俱係內地製造款式又有人在天全土司查出鳥鎗九十餘桿似此則不法之民私造鳥鎗希圖獲利違禁販賣者不少矣川省如此則他省可知著該督撫留心訪察實力奉行嚴加申禁毋得因循塞責怠忽從事致干重譴

又奉

上諭農事為國家首務督率貴有專司前有人條奏請於各省設立農官以司勸課或設巡農御史令其巡行郡邑勸勗農人及時力作亦足敦本業而防游惰等語朕思各省耕作之情形不同未可一例通行現今畿輔之地營種水田以來收穫甚多行之已有成效設立巡農御史之事當先行於直隸省每年特差御史一員於二月田功初起之時巡歷州縣查察農民之勤惰地畝之

修廢以定州縣之考成其有因循推諉以致荒廢農田者即行叅處該御史亦勤加勸課督令耕耘九十月間稼穡納場之後回京覆旨至明年二月照例另派一員前往其該御史出巡一應供給車馬俱照現今巡察御史之例按日給發務使農業興修田功畢舉游手之人咸歸南畝以副朕重農務本之至意

又奉

上諭鹽茶皆民生日用所必需查川省鹽課考成惟責之

產鹽州縣其餘竝無巡查之責且有僻遠地方不行官引以致私販充塞甚為鹽政之弊應將官引通行合省約計州縣戸口之多寡均匀頒發令其各自招商轉運倘有壅滯責成各州縣定為考成如此則有司等自必加意查察使私販息而官引銷弊端可以釐剔矣又聞川茶皆論園論樹以定稅額夫茶樹有大小不同園地有廣狹不一若槩以園樹之數為額未為允當應將茶稅照斤兩收納方得其平以上二項如何定為成例使

川省鹽茶經理妥協以裨益民生著該督撫詳議具奏

又奏

上諭聞得江寧府守門旗軍勒索出入人民錢文該將軍所司何事而范時繹之容忍者又屬何意著二人察明具奏並傳諭直省將軍督撫凡省會之地有門軍似此不法者著嚴加懲治又聞江寧省城内正月初間被強盜夜刼者四五處似此則鼠竊之事又不知凡幾也朕諄諄令地方大吏以息盜安民為務今省會之區尚如

此肆行該督等所司何事亦著明白回奏

二十日奉

上諭從來天人感應之理捷於影響書經曰惠廸吉從逆凶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古昔聖人言之詳矣凡地方水旱災祲皆由人事乖舛之所致或朝廷政事有所闕失督撫有司不得其人又或一郡一邑之中人心詐偽風俗澆漓又或有一二大奸巨惡之徒滅棄倫常陰懷悖逆此數端者皆足以干

天和而召災異數年以來朕以此理曉諭開導内外臣工及萬方黎庶者不啻三令五申矣乃湖南地方連歲之中屢遭荒歉朕以彼地之人事推之如奸民謝録正等逞兇肆惡潛蓄邪謀又如前年偶被水災即有匪類多人乘機劫取米糧擾害良善近聞又有搶奪當舖之事甚至有大逆之曾静張熙等滅絶天良性同梟獍地方有此等逆天背理之人乖戾之氣上通於天以致旱澇不時民人困阨雖朝廷之政教頻施有司之職業無忝安

能代兇惡頑民祈禱

天恩而寬其譴責乎楚風愚悍自昔為然朕念率土之人皆

吾赤子同歸於善甚切殷懷著照浙江福建之例設觀

風整俗使一員勸諭化導之御史李徽著補授都察院

僉都御史為湖南觀風整俗使一切儀制俱照浙閩之

例行

又奉

上諭錢為國寶固貴流通以利民然必權衡輕重使得其

平方能便民用而無囤積私銷之弊近聞馬蘭峪地方每銀一兩換大制錢一千零二十餘文又聞奉天及直隸數府亦然錢價過賤民間貿易物價必致虧損且恐奸弊從此而生著該督及奉天府尹嚴飭地方官通行曉諭居民市肆嗣後錢價每銀一兩止許換大制錢一千文倘曉諭之後仍有出於千文之外者即將違法之人查出治罪并著該部行文各省督撫轉飭各地方每銀一兩所換制錢不得過於一千文之外俾民用便利

而國寶流通以為經久平準之定則

又奉

上諭金鉷請將太平府通判等缺俸滿推陞之員再留三年照陞銜陞用該撫身在地方必有所見部議水土惡劣不便久留雖據情理而言但推陞之員既已熟悉風土非初到者可比或本人情願再留原任以圖上進亦未可定惟是再留三年之後果能稱職或格外加恩或令該督撫於本省要缺保題優陞以示奬勵著該部另

議具奏

又奉

上諭陜西總督岳鍾琪奏稱沙州招徠戸民所給牛騾倒斃二百餘隻據鄉約戸民舒日新等呈稱沐恩賞給衣糧盤費授田分舍一切農具籽種齊全辦給安居樂土甫經開墾即獲有秋現今家給人足此項倒斃牛騾情願公幫買補等語沙州招徠戸民安集伊始即知婣睦鄉里有無共濟之義甚屬可嘉但此情願幫補之人亦

俱係無業窮民甫經耕穫未必即有餘力可以濟助鄉隣著動支甘省藩庫正項錢糧二千三百八十四兩每牛騾一頭給銀八兩賞與本户令其照數買補此因伊等敦睦尚義朕心嘉悦是以特加格外之恩著該督即飭該管官按户查明散給俾得均沾實惠以濟耕作并宣諭旨奬勵之

又奉

上諭高其倬奏稱閩省至楚教習水師之兵丁已於十二

月十三日起程等語朕令揀選閩省兵丁前往湖廣教習水師乃從容辦理之事並未定限督催速往今高其倬令其於十二月十三日起程時值隆冬又當歲底全無體恤兵丁之意則平日之不實心辦事可知高其倬身為封疆大臣經朕何等訓誨尚不能體朕之心而疎忽若此但知沽一己之虛名而不肯宣朝廷之德意應加薄罰以示儆戒着高其倬出銀賞給赴楚之兵丁每人各四兩并將朕旨宣諭衆兵知之

又兵部議准巡察湖北湖南御史程仁圻條奏九溪等衛裁守備設知縣并定塘汛兵丁條例奏

上諭兵丁塘汛一事經臣工條奏者甚多有言應令兵丁挈眷久住汛地者有言久住汛地則習為怠惰無益於塘汛者衆論各持一說朕思各處情形不同而將弁之管轄兵丁之習尚亦不一惟在該管大員實心體察因地制宜庶於汛防有益未可著為定例强令遵行部議亦屬未協著另議具奏

又刑部議奏川陜總督岳鍾琪題趙文選首告伊主馬孟生借欠年羹堯銀兩一案另委賢員審理奉

上諭趙文選首告伊主馬孟生借欠年羹堯銀兩一事既經該督審明馬孟生竝無隱匿借欠等情即趙文選亦自認誣陷不諱是此案已無可詰問之處而該部必欲吹求駁詰本内之語亦糊塗牽强甚屬不合著另行定議具奏

二十一日奉

上諭據河東總督田文鏡奏稱闕里
文廟興工已經四載有餘計其錢糧則在十餘萬之外考
其工程則在二三分之間論其採辦則備一缺十實無
應手之物料觀其匠作則此來彼去亦無鳩集之技能
種種草率遲延難以枚舉等語朕於興修闕里
文廟一事盡誠盡敬頒發國帑務令規模宏壯堅固輝煌
計日告竣雍正三年六月即勅令原任巡撫陳世倌領
帑興工遴員修造拳拳委託至再至三詞於塞楞額接

任之時又復諄諄訓諭且批示之曰此千萬世不朽之

大典況爾由科目出身霑沐

聖人詩書之澤更為深厚益當竭力辦理以盡報本之誠

豈料陳世倌委用不得其人既已躭悮於前而塞楞額

又復因循怠玩於後以致工程遲滯久未告成朕心深

為痛恨昨已特遣通政使留保前往督催前此之所以

未遣專官者葢恐多差一人即多一番供應之繁費擾

累地方是以專責成於該撫及地方官謂其必能仰體

朕心辦理無誤也豈期陳世倌蹇楞額負朕之恩違朕
之旨因循苟且玩愒遷延以致屬員相率效尤誤工曠
日二人之罪豈可逭乎今總督田文鏡節制兩省事務
繁多難以兼理督察工程之事著署撫岳濬欽差留保
專管督催令在事人員殫心竭力迅速竣事陳世倌著
速赴東省盡心辦理以贖前愆其承修遲悞之知府金
以成同知張文炳張文瑞通判黄承炳知州高令樹王
一夔王敷賁知縣馬兆英崔弘烈于斐張曰璉王澍何

一蜚等現任者俱著離任修理工程其缺委員署理若該員果能盡心修造竣廟工告成該撫等奏聞仍准復還原任其降革離任者不許另補回籍仍令在工辦理竣工竣之日該撫等分别奏聞請旨其佐貳雜職協修微員免其離任令在工効力工成准其回署至監督大員仍用濟東道張體仁嗣後倘再有玩工冒帑之員著該撫欽差即行題參從重治罪曲阜知縣孔毓琚身係世職不便離任但伊為聖裔更宜身先竭力若仍怠玩

著即題參嚴加議處廟工甚為繁劇協辦需用多人且既有離任之員亦需委員署事著該部於候選候補府廳州縣人員内揀選十數員候朕命往山東交與該撫及欽差以備辦工署事之用辦工之員著該撫量給養廉之資竢工成酌量議叙留在東省遇缺即補其置備物料需用銀兩若有各員名下應追之項著先動司庫錢糧辦理另於該員名下勒限追還不得因此稽誤工程其鈕國璽誤工虧帑一案如變產之外力不能完仍

遵前旨於陳世倌名下賠補從前督催遲誤之撫司道員自陳世倌塞楞額以及布蘭泰張保岳濬徐德俶年綜元等著留保分别查明交部議處此次修理

文廟工程務期巍煥崇閎堅緻壯麗纎悉完備燦然一新著岳濬留保會同衍聖公詳加相度倘舊制之外有應行添設者有應加修整者俱著估計奏聞添發帑銀葺理丹雘總期經理周密毫髮無憾工成之日朕當親往瞻謁以展尊禮

先師至誠至敬之意

二十二日四川巡撫憲德題叅仁壽縣知縣李培仁侵蝕軍需銀兩奉

上諭據憲德叅奏李培仁領過軍需銀兩撤兵之後不即將應存銀兩解繳請將李培仁革職審究等語大凡備辦軍需往往動用銀兩預先採買物料及一時撤兵不能即行變價還項亦情理所有之事恐李培仁被叅情由與此相類若李培仁本係平常之員則不當令其備

辦軍需倘係能員而因此被劾實為可惜憲德此奏未免太急著查明李培仁實在有無虧空具奏到日再降

諭旨

二十三日奉

上諭各關開放船隻之處向例有部頒號簿以便稽查茲聞各關另設私簿徵收惟於報部之時始將號簿挨日填造其意以水路船隻往來多寡不齊若據實填簿則不能逐日有徵收之數目恐干駁查是以設法匀派填

造如此則簿內全非實在數目與商船過稅串票毫不相符殊非政體且凡事據實則可以無弊作偽則弊竇叢生今既係任意勻派填造則號簿亦為虛設矣嗣後各關於部頒號簿務須據實填寫如無船隻過稅之日亦即註明不得仍蹈前轍如敢故違定行嚴加議處該部亦不得混行指駮致滋弊端

又奉

上諭閏二月初五日夜山西蒲州府城內道府城守文武

衙門三處同日被盜明火執杖刼去衣物等項此事朕已聞知而巡撫提督兩司何以遲延尚未奏聞山西地方盜竊之事甚多今以地方大員衙署尚且被刼則民間可知矣巡撫提督等所司何事而疎縱廢弛至於如此著巡撫提督等轉飭屬員將蒲州盜犯嚴行緝捕務令全獲倘少有隱飾逾限不獲定將巡撫提督等一併嚴加議處

又四川巡撫憲德叅奏原任大學士張鵬翮欠項未

完請將伊家產清查并將伊子給事中張懋誠等解任著追奉

上諭張鵬翮名下應追還趙世顯虧空銀十萬兩朕念張鵬翮服官効力多年人亦小心謹慎此項銀兩誠為疑案不便令其全賠從寛豁免八萬兩著伊子張懋誠等將伊應行查變完公之項陸續交納二萬兩張懋誠不必解任回籍

二十四日奉

上諭馬蘭泰之祖明安原係厄魯特部落之貝勒
太祖高皇帝時納欵歸順在軍中亦甚効力建立功勲授為
二等伯現今伊孫馬蘭泰承襲朕念明安當年勞績格
外施恩賜與頭等侯爵著馬蘭泰承襲世襲罔替
又奉
上諭據朝鮮國王奏稱伊國賊黨謀逆旋即敗露遣兵捕
緝醜類全獲已正典刑等語朝鮮世効恭順受朝廷怙
冒之德伊國兇醜即係干犯天討之人該國王先事覺

察不使漏網從此境内無警官民乂安朕心深為嘉慰
玆因使臣回國著於常賜外加賜該國王粧緞等件四
十疋内府書籍四種該國官員兵丁等發奸捕賊効力
有功亦屬可嘉著頒帑銀一萬兩交與該國王分別賞
給務令均霑以示朕旌賞之至意

二十五日奉

上諭高其倬向來不能教訓屬員成就人材以致閩省吏
治廢弛是以朕前令各省督撫揀選州縣官一員咨送

閩省相助此等人員俱係通達諳練才猷可觀者若令留於本省諒已陞遷擢用矣況朕留意閩省陸續揀發之能員亦復不少乃高其倬於屬員內漫無可否今又以知府同知缺出補用乏人題請揀發高其倬於屬員舉劾之間未嘗存作威作福之念亦未有貪取賄賂之心但其素性悠忽瞻顧惟恐參劾一人則被參者心懷怨忿又恐薦舉一人則其餘未薦者相對赧顏又慮所薦之人異日改塗易轍受其波累此等居心總為一已

之私輾轉莫定朕屢降訓諭而伊積習究難除改現今史貽直奉差閩省著史貽直會同高其倬劉世明將福建知府以下知縣以上各員優劣詳加甄別造冊具奏嗣後閩省有道府同知缺出即可以所定優等之員題請補授其間朕或見有可用之人亦當命往補用

二十六日奉

上諭據欽差浙江清查錢糧之大臣性桂摺奏浙省雍正二年以前未完舊欠錢糧帶徵每年應完銀十五萬兩

有零查雍正五年六年應完之項已於本年如數完納又雍正三年至五年未完之錢糧七十七萬餘兩於雍正六年之内已完四十餘萬兩其餘在奏銷以前大約可以全完民情感戴國恩踴躍輸納正賦等語浙省為財賦重地民力輸將朕所軫念其所舊欠錢糧非不欲開恩豁免祗以屢年未完之項乃頑戶之所拖欠若以抗正供而霑膏澤則頑民獲利而良善轉未邀恩非所以化導人心風俗也今浙省紳士庶民咸能知朕教養

之殷懷感朕訓誨之至意即此踴躍完糧一事可以見其感恩遷善之誠朕實為浙省之士民風俗稱慶非重此數十萬之國帑也浙省因總督李衛正已率屬勸懲兼施實心任事故能令地方革薄從忠如此然其嚮善之速該省之人亦甚屬可嘉用是特沛鴻恩將雍正七年額徵地丁屯餉錢糧蠲免十分之二共計六十萬兩著李衛轉飭各屬恪遵奉行務使閭閻均霑實惠並將朕加恩奬善之意徧行宣諭俾遠鄉僻壤咸共知悉

又河東總督田文鏡題報發遣人犯傅通索理等辱官詐財宿娼逞兇奉

上諭傅通索理原係應行正法之人從寬免死發遣三姓等處因伊在發遣地方又復生事是以改發烟瘴之地乃伊怙惡不悛仍敢在途肆行不法甚屬可惡著雲南總督嚴審定議其佛倫于義新昌德兜兒亦係同行之人有無勒索等情著廣西貴州巡撫一併審訊傅通索理既在河南新鄭南陽二縣生事騷擾則所過之處必

皆肆意妄行著該地方官一一據實查首當寛減地方官之罪倘以從前既經隱匿此時仍不首報將來或經本犯供出或從他處發覺定將隱匿之地方官併督撫從重治罪至該督奏稱起解地方何處踈縱鎖鐐應查明定議等語著該部行文確查指叅具奏

二十八日奉

上諭李元英係世家之後前為雲南南龍州知州又經楊名時以卓異薦舉引見朕看其人尚明白歴練是以擢

授陜西道員復用為甘肅按察使伊在任時叅奏伊者甚多朕屢加嚴諭訓飭伊力行陳辨朕以其居官不善之處未有實據欲調内試看是以用為光禄寺少卿今聞其在陜行止卑汚營私貪利之處甚確實玷官箴負朕擢用著將李元英革職交與甘撫及按察使將伊所有款蹟一一秉公審擬具奏

又奉

上諭據四川廵撫憲德摺奏崇慶州紳衿士民樂輸軍需

米石今奉旨蠲免該州一年額徵錢糧闔省臣民無不歡呼感戴查上年九月間瀘州里民王在庭等呈稱仰沐皇恩浩蕩歲值豐登所有攢湊軍需米石情願樂助以備儲蓄不敢領受倉穀用表小民感戴之寸誠等因臣見永寧建昌各路軍糧於不能馬馱舟載之處俱係派撥就近州縣里民背運自到站背運之日始發運價其餘盤纒皆里民自備兼之山路崎嶇雨雪泥濘派撥地方里民甚屬辛苦而瀘州里民亦在派撥之內是以

不便再令輸糧比以好言嘉獎未允所請亦未奏聞後據崇慶州里民具呈樂輸臣因崇慶未曾派夫背運故敢據情陳奏等語朕前見崇慶州紳衿士民好義急公風俗淳厚深為嘉悅是以格外加恩蠲除正賦以示奬勵今見撫臣陳奏知瀘州里民曾經具呈在先且瀘民既有背運軍餉之勤勞又有樂助倉儲之忱悃雖撫臣未允所請而民情之忠厚善良實為罕見著照崇慶州之例將瀘州雍正七年額徵錢糧全行豁免巡撫憲德

務體朕心轉飭該州恪遵奉行使閭閻均沾實惠倘諭

旨頒到之日有已徵在官者准其抵算庚戌年額賦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七十九至八十一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編脩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李師弼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七十九

雍正七年三月

上諭二十道

初一日奉

上諭向來外官告病回籍者不復起用朕從愛惜人材起見已降旨定例於該員告病之時該督撫若看其居官尚好即於本內聲明俟將來病痊之後赴部引見仍以

原缺補用文職已有此例文武本屬一體以後武職告病者著悉照文職之例行

初二日奉

上諭總督田文鏡公忠歷練自涖任豫省以來撫綏化導以實政實心為察吏安民之本是以風清弊絶吏畏民懷地方舒暢之氣感召

天和數年之中年穀悉登豐稔該督之功實為可嘉兼該省紳士庶民風俗向來醇樸又能遵封疆大臣之教人人

向義輸忠以受

上天之恩實可謂良民矣夫因荒歉而蠲免正賦者乃賑窮

恤困之意若羣黎共敦善行以迓

天庥屢歲有秋災祲不作則賞善旌良朕之加恩沛澤更為

愉快著將豫省雍正七年額徵錢糧蠲免四十萬兩總

督田文鏡可確查分數通行所屬州縣一體遵奉使閭

閻均沾實惠朕廣收人材以資吏治每當保舉引見之

時覺豫省之人較少大約豫省士風器量謹厚有餘而

才具明通不足今欲加以策勵以備國家政事之用著
田文鏡通行所屬府州縣選其才猷可供任使者不拘
人數資格秉公舉出該督再加遴選具題奏聞送部引
見又念中州之民務本力田勤於耕作書經曰若農服
田力穡乃亦有秋正今日豫省之謂也著該督於常例
歲舉老農外再令所屬每處各舉一人給以八品頂帶
以示優獎並將朕旨曉諭遠鄉僻壤之民俾共知之

又奉

上諭各省地方一切應用之公費朕俱令動用公項銀兩支給不使擾累官民至於賠墊捐助之事屢降諭旨嚴行禁止今貴州清查稅課一案裴律度名下開報賠墊銀四兩五錢夫以裴律度之瞻顧因循將國家數十萬之錢糧聽屬員之虧空以為已身沽名邀譽之具今乃以四金之微開作賠墊之項顯以勒令賠墊之名歸之於朕而掩其虧耗國帑之罪人之無良莫此為甚著將此項銀四兩五錢賞給裴律度並通行直省督撫倘地

方有應用之費無論多寡俱著從公支給不得令不肖有司藉口賠墊捐助傷政體而滋弊端

又川陝總督岳鍾琪奏報平定雷波等處苗蠻奉

上諭雷波等處苗蠻狂悖不法勾連惡黨騷擾附近民彝及官兵到日輒敢抗拒岳鍾琪等調度有方勦撫兼施俾兇犯全獲從此附近民彝咸得寧輯深屬可嘉所奏知道了辦理此事之大小文武官弁等著該部查明分別議敘具奏

又廣西廵撫金鉷奏蘇英毆死蘇仍將又復潛逃照

鬬毆殺律絞監候加等治罪擬絞立決奉

上諭凡擬罪潛逃之犯應絞者改為立絞應斬者改為立

斬必看該犯本案情罪可惡至秋審時無可寛緩而又

有脫逃之罪方改為即行正法以懲兇頑若本來所犯

情罪尚有可原或因愚昧無知或因不知新定之例一

時起意懼罪潛逃此等之人當仍照本罪擬為監候著

三法司通行各直省督撫一體遵行此本定擬立絞之

蘇英乃因鬬毆起釁非謀故可比且伊被蘇仍將毆打情急還毆斃命情罪尚輕蘇英著改為應絞監候秋後處決

初三日奉

上諭聚衆罷市向來定擬有發邊衛永遠充軍者有發邊外為民者亦有情甚可惡照光棍律即行正法者皆酌其所犯情罪分别法之輕重情罪允當即為正條此則撫臣定案之專責也今魏廷珍審擬唐繕等抗糧糾衆

閧堂罷市一案而引邊外為民之輕律具奏又復奏稱律例竝無正條其意以為擬重則恐招怨於人擬輕又恐見駁於部故以律無正條一語巧卸已責獨不思律無正條不當引確切之例以定擬乎此案仍著魏廷珍定議具奏

初四日奉

上諭直省各處富戶其為士民而殷實者或由於祖父之積累或由於己身之經營操持儉約然後能致此饒裕

此乃國家之良民也其為鄉紳而有餘者非由於先世之留遺即由於已身之俸禄制節謹度始能成其家計此乃國家之良吏也是以紳衿士庶中之家道殷實者實居五福之一而為國家所愛養保護之人則爾等本身安可不思孳孳為善以永保其身家乎夫保家之道若奢侈靡費固非所以善守而慳吝刻薄亦非所以自全周禮以鄉三物敎萬民有曰孝友睦婣任卹可知公財行惠任卹之義與孝友而竝重者也蓋凡民之情賤

者忌人之貴貧者忌人之富彼窮乏之人既游閒破耗自困其生又皆不知已過轉懷忌於温飽之家若富戸復以慳吝刻薄為心朘削侵牟與小民爭利在太平盛世年穀順成之時固可相安一遇歉荒之時貧民肆行搶奪先衆人而受其害者皆為富不仁之家也逮富家被害之後官法究擬必將搶奪之貧民置之重典是富戸以歛財而傾其家貧民以貪利而喪其命豈非兩失之道大可憫惻者乎朕為此勸導各富戸等平時當以

體恤貧民為念凡鄰里佃戸中之窮乏者或遇年穀歉收或值青黃不接皆宜平情通融切勿坐視其困苦而不為之援手如此則富戸濟貧民之急貧民感富戸之情居常能緩急相周有事可守望相助忮求之念既忘親睦之心必篤豈非富戸保家之善道乎從來家國一理若富戸能自保其身家貧民知共衛夫富戸一鄉如此則一鄉永靖一邑如此則一邑長寧是富戸之自保其家猶富戸之宣力於國也朕臨御以來屢經人條奏

民間貧富不均請行限田之法乃至逆賊曾靜私著謗書謂方今輕徭薄賦惟利於豪强兼并之家與貧民無涉非復行井田不能養贍百姓等語朕思此等怪謬支離之說乃理勢所萬不能行者夫天下富者一而貧者百以一人之有餘欲濟衆人之不足貧者何由即能成立而富戶無辜已受摧殘矣此乃懷賊害天下之心欲天下之人至於窮苦豈情理中之論乎朕既知其必不可行若但令地方出示曉諭陽奉陰違朕實恥而不為

若以不能行之事委之各省督撫以示德於貧民使之感朕恩意而以奉行不力之故歸怨於各督撫等又朕所不忍為者是以特頒諭旨告誡爾等富戶為富戶者當知己之得於天者甚厚宜存濟人利物之心行救困扶危之事敦睦宗族賙卹鄉鄰下逮佃戶傭工皆加惠養則人人感其德意即可消患於未萌況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種福果於天地之間子孫必常享豐厚豈不美歟著各省督撫將朕此旨通行該屬之鄉紳士民人等

共知之料朕赤子良民必不負朕期望之誠意也

又奉

上諭古州等處生苗自古未歸王化其人愚悍性成罔知法度自恃地形險峻出没靡常擾害居民刼奪行旅雖無背叛之跡然為地方良善之患亦不淺矣向來石禮哈等曾以招撫之事奏請朕恬冒萬方豈忍令此地苗蠻獨在教化之外祇以石禮哈非能辦理此事之人故彼時未允其請續經鄂爾泰陳奏前來朕見張廣泗才

具優長周詳縝密必能副朕委任是以諭令辦理令張廣泗親歷苗境勦撫兼施苗民懷德畏威莫不抒誠歸嚮使自古未服王化之地均得沾被朝廷之聲教鄂爾泰張廣泗辦理甚屬可嘉鄂爾泰張廣泗及在事文武官弁俱著從優議敘其兵丁等著鄂爾泰將帑銀賞賚具奏

初五日奉

上諭各省佐貳微員有地方職掌緊要者亦有新設新移

正需料理者必須於衆員中揀選才具稍優熟練事務之人方克勝任著各省督撫將佐貳緊要之缺查明具奏交與該部註冊遇有缺出該督撫揀選題請調補如本省乏員或將別省現任之員内據所知者題補或請旨揀選永著為例

初六日署廣東巡撫傅泰奏監犯病故請按季彙咨

奉

上諭審結定擬監犯病故隨報隨題著為定例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未嘗更改所以慎重民命恐有獄卒凌虐滅口致斃等情也況廣東係山海交錯僻遠之區傅泰初任封疆於分内應辦之事尚未能周到何暇為此越分陳奏之事且朕日理萬幾不敢稍自暇逸正冀為大臣者贊勷鼓舞勵精圖治而傅泰奏稱章疏滋煩有瀆聖聽等語甚屬不合著將本擲還

初八日奉

上諭據岳鍾琪奏稱派出臺站兵丁馬兵一千名步兵一

千名其皮衣等物亦所必需但與駐防進勦之兵有間
請照進勦兵丁折半給與等語坐臺兵丁雖與進勦有
間而塞外戍守亦屬勞苦著照進勦兵丁之例馬兵賞
銀二十兩步兵賞銀十兩令岳鍾琪於軍需銀內動支
按名給發
又奉
上諭張大有本內有地效其靈之語朕臨御寰區事事仰
賴

天地之恩俯垂眷佑對越嚴恪之心矢諸寤寐日望
天地之錫福於朕以及於億萬臣民初不料張大有以地効
其靈此等妄誕之語見之於章奏也前者河工微員繕
寫履歷中有河伯効靈字樣朕比時面加切責張大有
以年久大臣豈猶不知朕心而一任無知之幕客信筆
妄書全不留心檢點以致背理慢神昏憒已極著嚴飭
行

又奉

上諭據岳鍾琪奏稱駐防哈密之甘提標兵一百名肅鎮標兵一百名自康熙五十四年起即在哈密防守又派令牽馱押糧傳送公文一應差使至雍正四年始行調回在哈密十一年並未給有鹽菜行糧等語遠戍兵丁勞苦為甚乃十一年之久總未給有鹽菜行糧從前督撫諸臣於軍務漫不經心踈漏已甚著將每年兵丁應領鹽菜行糧四千八百兩合十一年計算令岳鍾琪先於藩庫内動銀五萬二千八百兩按名補給將從前歷

任未經請給之督撫逐一查出著落分股追賠還項

初九日奉

上諭雲貴兩省營弁內遇來勦撫番彝著有勞績之員甚多本省要缺題補不患乏人現今陜西賢能官員多派隨征需人署理著行文雲南總督鄂爾泰於現任千總內揀選弓馬嫺熟効力行間歷練營務能管轄訓練者十員不必送部引見即由雲南令往陜西賞給千總俸祿授為陜西額外千總交與岳鍾琪酌量委署守備事

務其千總員缺鄂爾泰即行拔補將朕此諭亦行文知會岳鍾琪

初十日奉

上諭自古帝王皆有功德於民雖世代久遠而敬禮崇奉之心不當弛懈其陵寢所在乃神所憑依尤當加意防衛勿使褻慢至於往聖先賢名臣忠烈芳型永作楷模正氣常留天壤其祠宇塋墓亦當恭敬守護以伸仰止之忱著各省督撫轉飭各屬將境内所有古昔陵寢祠

墓勤加巡視防護稽查務令嚴肅潔淨以展誠恪若有應行修葺之處著動用本省存公銀兩委員料理朕見歷代帝王皆有保護古昔陵寢之勅諭而究無奉行之實朕於雍正元年恩詔內即以修葺歷代帝王陵寢通行申飭亦恐有司相沿積習視為泛常嗣後著每年於歲底令該地方官將防護無誤之處結報督撫該督撫造冊轉報工部彚齊奏聞倘所報不實一經發覺定將該督撫及地方官分別議處明太祖陵在江寧昔我

聖祖仁皇帝屢次南巡皆
親臨祭奠禮數加隆著江南總督轉飭有司加意防護其明
代十二陵之在昌平州者自本朝定鼎以來即設立太
監陵戸給以地畝令其虔修禋祀禁止樵採
聖祖仁皇帝時屢頒
諭旨嚴行申飭著該督轉飭昌平州知州昌平營叅將差委
人員時加巡視務令地境之内清淨整齊倘陵戸或有
不敷著該督酌議增添其南北二處陵寢防護無誤之

處亦著該督撫於每年歲底冊報工部彙奏

又奉

上諭前有人參奏御史吳鳴虞居心貪婪恣意苛索於丈量華陽縣地畝時以貢生李璋田地指為欺隱鎖押三日勒銀六十兩又於丈量成都縣地畝時有明臣楊廷和墳墓祭田坐落新都縣界連成都被刁民劉宗漢越界侵佔冒首荒田九百五十塊彼此搆訟吳鳴虞聽劉宗漢賄囑得銀八十兩竟將楊姓墳田斷給劉宗漢復

將地主楊又時批令新繁縣枷責發落經成都府知府王溎訪查此案多有偏屈當即詳報撫臣批發成都新都兩縣會勘現在查審又將金堂縣監生張元鑣鎖押因伊餽送小菜禮物遂成契交張元鑣家道殷實暗送銀二百兩不敢聲揚雖以小菜為名而形迹顯著其為暮夜之金無疑又假手書役弓算人等於金堂縣地方索取里甲工價每畝五釐八釐不等似此濫斷詞訟苛責富民貪婪無狀在成都省會之區尚敢索取財物則

勘丈各府其嚇詐賄賂諒必更無底止且分丈各員如高維新等已經事竣而吳鳴虞遷延時日無非藉勘丈之名為自肥之計等語吳鳴虞納賄婪贓款蹟纍纍朕正訝憲德身為巡撫親在地方何以不行叅奏今覽奏摺將吳鳴虞各款據實奏聞不為徇隱甚是吳鳴虞著革職其高紱王溶所報各款及朕所聞劣蹟竝伊在川苛索不法之處俱著憲德一一查明嚴審定擬具奏聞高維新丈量之事已竣其吳鳴虞勘丈未竟辦理不妥

之處著交與高維新悉心料理

十三日奉

上諭鹽塲大使及河工効力官員必須身家殷實之人始免累商剝民及侵帑誤工等弊是以在部揀選之時皆令取具同鄉京官印結保其家道殷實然後命往辦事所以防冒濫而收實效也聞從前揀選之人取具印結時竟有徇情受囑將並無身家之人濫行出結者似此則是取結者以請託而竊功名出結者顧私交而忘公

義其罪誠不可逭查定例鹽場大使及河工効力等官到任之日該管上司將果否家道殷實之處行文移查本籍地方例雖如此但恐視為具文含糊塞責嗣後著實力奉行毋得絲毫假借倘行查本籍其家道並不殷實具奏到日即將本人及出結之同鄉官一并革職若有賄囑等情仍審明按律治罪倘本籍不據實查明扶同回覆將來別經發覺或有應賠之項本人無力賠補亦必將本籍之大小官員分別從重議處至出結之官

必用主事以上之員其微末京職槩不准出結

十四日奉

上諭從前屢降諭旨禁止賭博京城內外稽察甚嚴閒游手不法之徒潛往通州天津公然犯禁聚賭其賭具之所從來有司亦不究問又如京城禁止宰牛鬬鷄及畜養鵪鶉等事而無賴之輩則於通州天津地方仍敢擅宰耕牛私開鬬局文武官吏漫無覺察又聞京城禁賭而好賭之人隨潛匿於四鄉無人禁約似此陽奉陰違

有干法紀通州天津二處之人五方雜處易於容留匪類通州有倉塲侍郎衙門又有副將駐劄均當與知州等一體管理稽查違禁等事倘不實心稽查致有疎縱朕差侍衛御史等拏獲定將該侍郎副將知州等分別嚴加議處天津有總兵巡鹽御史及道員等官亦照通州之例行至近京鄉村中若有賭博等情該管汛地文武各員不得辭其責一經發覺決不寬貸

又奉

上諭朕為在京八旗兵丁悉心籌畫其家若有吉凶之事需用之費無所取辦一時拮据實為可憫特給內庫銀兩令王大臣等營運生息以備兵丁一時之用今思外省駐防之滿洲漢軍兵丁等亦當一體加恩江寧杭州西安京口荊州廣東福建寧夏右衛共九處每處賞銀二萬兩天津河南潼關乍浦成都共五處每處賞銀一萬兩俱著於布政司庫內支給交與該將軍副都統等公同存貯營運生息如該處駐防兵丁家有吉凶之事

將息銀酌量賞給以濟其用其本銀永遠爲存公生息之項不令繳還該將軍副都統等務須盡心辦理使兵丁均霑實惠倘該管大臣官員有私自侵蝕挪移或委任非人以致本利虧缺者定行從重治罪仍於該管及委用等官名下嚴追還項其營運利息之處亦必公平辦理倘指稱官銀名色或佔奪百姓行業或重利刻剝閭閻與商賈小民爭利擾累地方著各督撫不時稽查即行參奏倘督撫徇隱不奏經朕訪聞必將該督撫一

併議處此項本利銀兩每年出入之數交與在京八旗都統副都統查核一旗或管一省或管二省著怡親王大學士等酌量派定每年於歲底各省該管大臣官員等造冊齎送各該旗查核奏聞再各省督標撫標提標兵丁等亦倣此例每標或給銀一二萬兩或給銀數千兩按照兵丁之額數分別銀兩之多寡亦著怡親王大學士等酌量派定其銀即交與各該督撫提督委員料理以惠濟兵丁一切照駐防之例行其前後接任之時

將此造入交代冊內查核至於各省鎮標兵丁等一時難以遍及候朕酌量國用之出入次第加恩陸續降旨

又奉

上諭嘗思歲時雨暘之各地不同者其故或由於朝廷政事有所闕失或地方官吏乖其職守或民間習俗澆漓人心偽薄皆足上干

天和致成災祲此理數之必然纖毫不爽者數年以來朕已諭之詳矣上年直隸通省地方收成豐稔惟宣化府所

屬之宣化懷來保安三州縣交界之處廣約四十里長約百里獨愆雨澤頗覺亢旱朕心即疑地方官民恐有招致之由秋間口北道王棠來京朕令進見曾經諭及今據王棠摺奏宣化懷來保安等處去年夏秋亢旱今春他處皆得瑞雪而此地獨少二月間臣因公出境勘得鷄鳴驛新保安之間有古惠民渠一道灌田數百餘頃旗民互訟歷三十餘年未曾結案臣詳勘渠道先剖曲直繼將上年所奉上諭再四宣布勸使回心一時旗

民人等頂頌皇仁即時感悟分渠共溉永息爭端果於三月初一二等日連降瑞雪平地尺餘春耕有賴萬民稱慶等語王棠此奏實乃天人感應捷於影響之至理不可視為渺茫蓋人之所以為心即天之所以為心倘一方之中彼此猜嫌搆爭起訟人懷不平之氣斯天地之氣亦鬱然湮塞於一方不能和暢寛舒有不雨暘失序者乎嘗見愚民之情罔知自省每以旱潦不齊之故專歸咎於朝廷夫

天心仁愛下民雨暘旱潦乃億兆生命所關如果人君一身有過則彼蒼所以降之罰者當自有道豈忍移其咎於下民而加以水旱之災使無辜之億萬生靈悉受困厄乎即如直隸地方全省豐收而宣化百里之間獨以民氣不和致罹荒歉此即近事之顯然昭著者其他與此相類之處不可勝數古聖有言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萬方今朕此言非為人君寬解而推卸其責於臣民也君民上下原為一體嘗見直省督撫官員

等每遇年歲豐登輒曰此皇上之洪福也此語朕從不受朕無自私之福以天下人之福為福若吏治澄清民風淳厚以致時和年豐天下人各受其福即朕之福也若官吏壞法營私黎庶囂陵成習以致召為災異此皆用人不得其當化導未盡其方天下不能共受其福即朕之歉於福也人君原無可諉之責而臣民自有各盡之道朕以實心實政乾惕於上天下臣民果能黽勉修省同歸於善以感召於下則太和之氣流行於宇宙間

災沴何自而生雨雪應時而降人歌樂利百室盈寧以
同受
上天之慈惠豈不美歟著各省督撫通行所屬咸使聞知
十九日山西巡撫石麟遵
旨訊問高成齡將李大成等改擬緩決口供具奏奉
上諭據高成齡供稱雍正五年秋審將李大成等改為緩
決時蔣洞曾說恐怕站不住成齡說我們是漢人可以
擔得住等語凡審擬各案本人有一定之罪國家有一

定之法輕重出入之間不容絲毫假借方為明允如何有擔得住擔不住之分然則擔得住便可以枉法擔不住便可以濫刑乎即論擔當亦應是滿洲至於漢人有何功勞出乎滿洲之上而高成齡以為滿洲不能擔者漢人能擔此語甚不可解又據高成齡供稱因想李大成等肆行不法係塞思黑平日縱容所致且所毆之人未至斃命遂改緩決等語李大成等在山西地方倚勢橫行毆打生員百姓搶奪財物其罪實不容誅是塞思

黑有塞思黑之罪李大成等有李大成等之罪安得以塞思黑既死遂將衆人之罪歸於一人以行其開脫之奸計乎若云所毆之人未曾斃命從來刑罰之重輕以情罪為斷故鬬毆殺人者往往得邀寬典而光棍訛詐不必致命律條定為立決高成齡獨不知之乎從前伊都立將李大成等定擬立斬時高成齡現為山西布政使若果擬罪不當高成齡何以扶同附和定此大案若從前審擬既屬情罪允當則後來之枉法改輕者又何

心乎高成齡在朕前保薦之人即係阿其那素日之西
席而又枉法袒護李大成等不法之徒則其瞻顧匪黨
情弊顯然昔年阿其那塞思黑罪案原經詢問內外臣
工衆志僉同合詞陳奏今觀高成齡之情狀若此其心
中必有異議且伊鑽刺多人在朕前為之保薦明係沽
名邀譽大奸大詐如楊名時裴𢚩度之流似此狡獪欺
罔不得不行窮究以警邪慝著石麟將諭旨內各條一
一嚴加詰問如高成齡不吐實情即加刑訊

二十日奉

上諭徽州府知府沈一葵係從前諾岷題補沁州知州之員又經蔣洞遵旨保舉朕調來引見看其人辦事有才克勝知府之任今據魏廷珍奏稱沈一葵操守有餘而才幹不足請以部屬改補等語魏廷珍此奏與沈一葵之為人不相符合揣伊之意不過欲避庇護屬員之名故以沈一葵塞責而不顧人才之屈抑豈大臣公明察吏之道魏廷珍又稱通省無一可題補知府之人朕之

諭旨令於同知以下知縣以上揀選保舉則其途甚廣且魏廷珍在任已久豈無素知之一人可膺保薦者是其為己贍顧之私心絲毫未改今伊既行推諉沈一葵在晉省居官多年著調補汾州府知府觀其勝任與否汾州府知府竇容恂乃該撫石麟奏稱辦事勤敏無忝職業者著調補徽州府知府

二十一日奉

上諭士子讀書明理為庶民坊表若昧於急公奉法之義

抗糧逋賦導民為非其害在於人心風俗不止虧缺國課而已是以內外大小臣工為此條奏者甚多今經禮部翰林詹事科道等定議士子春夏未完之錢糧分為三限初限不完責比家僕二限不完發學扑責三限不完州縣傳集教官當堂扑責秋冬未完之錢糧亦分三限初限不完發學扑責二限不完州縣傳集教官當堂扑責三限不完詳請褫革嚴行追比等語朕思責革之罪雖皆本人之自取然一經笞杖則難洗終身之辱一

經褫革則永無上進之階諸生縱不自惜其身名朕則深為諸生惆惜之也聞各處催徵之例不同有責比催糧之差役者有扑責欠糧之本身者現年錢糧每至十月不完方將糧戸懲責是五月未曾完畢雖在百姓未必便行鞭扑今以此施於士子似覺稍過況生監之中貧富不同富戸故意抗違實法無可貸而貧生未能依限則情尚可原令應如何分别貧富使富者不得藉口以懲期貧者得稍紓其力霑沐朝廷體恤之恩而國賦

又不至於拖欠大約各省土俗人情既難齊一而規條期限亦未必盡同著該督撫各就本省情形秉公詳察悉心定議務期寛嚴得當永遠可行倘該督撫內別有所見可以仰副朕矜憐貧寒之士子而又懲戒頑富之劣衿者亦著詳悉陳奏

二十二日奉

上諭前朕聞得滿洲革退翰林車松出外行走竝到蘇州等處特命尹繼善嚴加查訪今據尹繼善摺奏查得車

松於上年五月從京起身到揚州曾拜鹽道朱一鳳隨往浙江理事同知車柏衙門留住數月又往湖州湖州府知府唐紹祖備船相送路過蘇州與原任翰林陳珣在虎邱飲酒盤桓十數日由揚州僱車回京等語車松昔為翰林在

聖祖仁皇帝時以粗鄙浮躁革退官職後因修書議叙補授刑部主事伊在刑部又不實心任事是以革任今以廢官家居不肯安分守法竝未向本旗告假擅自出京潛

行遊蕩遍歷江浙干謁地方官員甚屬可惡車松著革職拏問將伊在外干求需索及生事不法之處一一嚴審並行文詢問所過地方官員令其據實首出免其處分如有隱諱别經察出決不寛貸

又九卿議覆條奏强盜發覺將同居之父兄分别擬罪奉

上諭凡交部議覆案件理應詳悉定議方為周備此本所議清查盜源一案原條陳内請究問同居之父兄伯叔

而部議止言父兄而不及伯叔其同居之弟亦未議及大凡子弟之為盜賊者若親屬果不知情雖父兄亦所當宥若知情隱匿雖伯叔亦豈容寛令部議甚屬疎漏著另議具奏

二十五日刑部奏禁卒馬七等疎脫盜犯分別擬罪奉

上諭重犯越獄脫逃大有關於國法年來屢降諭旨申飭各省大小官員等各知儆惕防範疎縱者已少令安徽

所屬仍有公然犯法之事皆由魏廷珍因循怠忽不能督率教訓官吏之所致此案越獄之犯著交與魏廷珍嚴行緝拏勒限一年如逾限不獲將魏廷珍嚴加議處

二十七日奉

上諭楊以寧一案經留保哈爾紀善察審其勒索耗穀之處擬以杖流因係奉旨擢用之員加倍治罪擬絞監候又因黨附阿克敦等以楊文乾病故為快於本罪上再加倍治罪擬斬監候等語法司議覆亦遂照留保等所

擬具奏凡官員內不拘資格加恩擢用之人日後居官不法所以降旨重治其罪者竝非因朕心之忿怒也蓋以從前加恩擢用之時原出於朕至公之心為吏治民生起見伊等既已受知於朕若從此黽勉上進功名未可限量乃竟自暴自棄至於貪贓犯法即加重懲無可憫惻況伊既加倍受恩則有過亦當加倍受罰此一定之理且使天下共知朕賞罰至公之心朕之本意如此楊以寧係蔡珽保薦之人朕加特恩由知縣擢用知府

乃於署事任内以欺罔貪婪被叅明係因蔡珽處分心懷怨望故爾營私敗檢及至被叅之後仍然不知畏懼又黨附阿克敦等往來拜會以大臣之病故為快似此目無法紀行同光棍其應行擬斬之處甚多按其背恩怨望之罪固應擬斬即按其交結邪黨紊亂朝政之罪亦當擬斬令不按其本罪定擬而先引輕條後云加倍又云再行加倍從來無此定罪之體顯欲攬擾朕從重治罪之諭旨留保哈爾紀善著交部嚴察議奏凡察審

案件既令法司議覆即應將原奏錯悮之處更改具奏令三法司悉照留保等原議具奏甚屬不合著交部察議楊以寧之案著三法司另議具奏

二十八日奉

上諭覃弘發係宜山縣越逃之重犯多年未獲今思恩縣知縣林協聞其潛歸親帶兵捕前往擒解甚屬可嘉著從優議敘

又

諭土司田旻如從前聞爾在地方頗不安靜臣工等條奏者甚多朕念爾土司昔年曾經効力素蒙
聖祖仁皇帝加恩優待是以暫且寬容頒發訓諭以觀爾之改行遷善與否近年以來朕留心訪察知爾慎守法度並不妄生事端克承國家之恩澤朕實嘉之嗣後益當敬謹守職撫恤土民不得以强凌弱欺壓隣近之苗衆斯可永受國恩於勿替矣

三十日奉

上諭在京官員歴俸六年准其告假省親此乃通行之常例為伊等父母家居無事願歸定省者而言若其父母身患疾病或年過七十精力衰憊為子者廹欲回家侍奉以伸其孝養之忱則非可以年例拘也嗣後在京官員有聞其父母患病急欲省覲或父母年逾七十而衰憊者俱不必俟六年俸滿著取具同鄉官印結於本衙門堂官處具呈該堂官查明即為啓奏請旨給假速回本籍不必由吏部彙題其歴俸六年告假省親者仍由

吏部題奏將此永著為例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七十九